

## 我在江西师范大学的学术追寻

□赵子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江西师范大学——我亲爱的母校,不仅是我的学术之路的起点,更是我精神永久的家园。这段求学岁月,已然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 1 初入大学

1980年9月20日清晨,赣州汽车站人声鼎沸。我与父亲道别后,登上了开往南昌的班车。汽车在崎岖山路上颠簸十个小时,抵达时已是傍晚。跟着接新生的学长,我们坐上了迎新车。

车辆驶过八一广场,暮色中的纪念碑巍然矗立,“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几个鎏金大字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当车沿四交路驶入校园,我第一眼就看见了“江西师范学院”六个苍劲大字。青砖灰瓦的教学楼掩映在梧桐树影中——这里,将是我未来四年求学的地方。

我成为中文系80级2组的一员。班里128名同学中,28岁的卢维平年纪最长,带着下乡知青的沧桑;15岁的焦祖卿最幼,我与他同龄。宿舍安排在美术大楼二楼的大通间,20张铁架床分两排摆放。我的床位靠门,张万安在我下铺,肖磊、张友恒是邻床。同乡钟兹明住在左侧第一个下铺,从此我俩形影不离,互相照应。

夜晚,附近火车站的轰鸣清晰可闻。起初觉得吵闹,后来却成了独特的催眠曲。

## 2 求学时光

学校每月发放21元助学金,其中17.5元需存入饭卡。早餐是稀饭配咸菜腐乳,午、晚餐常见的是萝卜青菜、豆腐和红烧土豆,偶尔有青椒炒肉。每周二的肉包最令人期待,肉馅鲜美,每人凭票可领三个。每到这天早晨,室友便笑着说:“时间过得真快啊!”仿佛大学时光是以周二为刻度流转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是最实在的慰藉。

生活虽清贫,学习却从未懈怠。我的入学成绩名列前茅。开学第一周,秦石峰老师宣布班干部名单时,出乎意料地,我也被任命为团支部组织委员。那时我才十五岁,普通话带着浓重客家口音。面对那些阅历丰富的同学——下过乡的、当过工人的、参加过军的,如姚晓南、王恺、郭文华,他们言谈举止稳重成熟,令我倍感敬慕。

第一次开班会,听着其他班委用标准普通话侃侃而谈,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发言结结巴巴。因年纪小、口音重,我在集体活动中很少主动发言。半年后,班干部民主改选,我自然落选了。对此我倒也坦然,反而觉得能更专注于学业。

## 3 思想启蒙

专业学习上,我延续了中学时的刻苦。大一期末考试,《现代汉语》考了九十多分,名列前茅。然而大二后,我的兴趣发生了转变。《文艺理论》课上“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像一粒种子在心中生根,萌发对人性、人的本质的研究兴趣。

我读的第一本哲学著作是休谟的《人性论》。虽多晦涩,我仍坚持读完。接着又读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本书为我打开一扇新窗。早期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深深吸引了我。

大二寒冬,一套书改变了我的轨迹。父亲从老家寄来三十元钱,嘱我买件厚棉衣御寒。可当我走进八一广场附近的新华书店,看见商务印书馆新出的《世界哲学名著译丛》时,心跳加快了。十八本装帧典雅的书整齐陈列,我在柜台前徘徊良久,最终用买棉衣的钱换回了这套精神食粮。

抱书走回学校的路上,寒风穿透单薄衣衫,心底却涌动着暖流。初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深奥处常似懂非懂,但每有所悟,便如暗夜瞥见星光。黑格尔《美学》中关于艺术本质的探讨,更让我反复咀嚼,书页边缘记满密密麻麻的心得。

## 4 师恩难忘

大三开设《心理学》课程,我第一次见到杨鑫辉老师。他站在讲台上,声音洪亮,讲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出清晰金字塔。那些关于人格、个性的精妙分析,恰好解答了我对“文学是人学”的诸多困惑。

课后,我鼓起勇气去红房子教工宿舍拜访。杨老师家住一楼,开门时他正在批改作业。得知我的来意,他立即放下红钢笔,从书柜深处取出几本心理学专著。最让我惊喜的是,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的《梦的解析》——这本在图书馆学生区难觅的书。

临别时,杨老师语重心长:“心理学是打开人性的大门。从心理学视角看问题,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后来,我还常去教育系旁听他的《心理学史》与《实验心理学》课。

1982年深秋,在图书馆三楼的人文社科阅览室,我偶然发现李泽厚和刘纲纪合著的《中国美学史》。新书散发淡淡墨香,本想随便翻翻,却一读整个下午。这本书系统梳理了中国美学思想脉络,让我产生极大兴趣。就这样,对文艺理论的兴趣升华为对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执着热爱。

## 5 学术探索

大三,我几乎将所有课余时间献给美学著作。每周晚自习,图书馆阅览室或第二教学楼的301、203教室里,总有我的身影。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带我领略从古希腊到近代的西方美学历程;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以优美文笔勾勒出中国美学精神的嬗变;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让我品味

传统艺术的隽永;高尔大的《论美》则以思想锋芒与文采魅力深深吸引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知识界盛行“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我也借来研读。当“系统大于部分之和”的理念深入脑海,我突然灵光一闪:何不将此观点引入美学研究?立刻跑到图书馆查资料,连续奋战三个通宵,完成约四千字的习作《从系统论观点看马克思主义美的本质》。

文章写完,我怀着忐忑寄给在美学界颇具盛名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刘纲纪教授,恳请指教。当时我只是普通学生,文章稚嫩,对回信不敢抱太大期望。

出乎意料,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负责送信的王维坤同学递给我一封来自武汉大学的信。拆开信封,除信笺外,还夹着一张当时难得的彩色照片。照片上,刘教授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房里,微笑望向镜头。信中写道:“你从系统论角度探讨美的本质的思路很有新意,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值得肯定……”这短短一页信,我反复读了许多遍,心中交织着激动与感动。

## 6 考研征程

转眼大四上学期,学校动员学生报考研究生。我面临艰难抉择:是报武汉大学哲学系刘纲纪教授的美学专业,还是兰州大学中文系高尔大先生的美学专业?考虑到武汉大学新增综合考试需涵盖哲学系四年课程,这对中文系背景的我难度太大,最终我在第一志愿栏郑重填下“兰州大学”。

那时,师范院校学生毕业后基本要回生源地任教,考研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班上十几个同学报名,大家都铆足劲复习。每天清晨六点,教学楼前就响起背书声。晚上十点,图书馆闭馆后,仍有许多人恋恋不舍。

我特意搜集了高尔大先生的所有论文,他的专著《论美》读了不下十遍,精彩段落我甚至脱口而出。1983年12月的一天,震惊消息传来:省招生办通知,高尔大先生因故取消招生资格,询问我是否改报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我愣在中文系办公室,久久无言。无奈之下,只好改报武汉大学。

令我感动的是,刘纲纪教授得知后很快回信。信中详细询问我的复习进度,还特意寄来新出版的《自然美概论》,扉页题字勉励。信中特别叮嘱要重点攻克综合考试——这对跨专业考生来说是最大难关。

1984年寒假,南昌遭遇罕见严寒。同乡林翰章老师回寻乌探亲,将他在江西财经学院的教师宿舍借我复习。那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宿舍,只有两张床、两个书桌和一个煤炉。最冷那几天,墨水凝结成了冰。

没有导师指点,只能独自啃读《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等大部头。遇到疑难,便反复查阅资料,有时一个概念琢磨好久才豁然开朗。窗外寒风呼啸,室内电热炉微弱热气难驱严寒,但我心中的求知之火却越烧越旺。

1984年2月,元宵刚过,我踏进考研考场。专业课《美学原理》考得顺手,我作答流畅,拿了95分。专业基础课《中外美学史》也发挥不错,得90分。然而综合考试确实是软肋,虽竭尽全力,最终只得62分。

4月中旬,成绩揭晓。武汉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当年招收3人,录取线410分。我的总分408分,排名第三。盯着成绩单,手不住颤抖,那2分之差,宛如无法逾越的鸿沟。

与此同时,毕业论文《论王弼的美学思想》也在紧张撰写中。王弼是魏晋玄学大家,其“得意忘象”等思想影响深远。指导老师、系主任陈鼎如教授看到选题后十分欣喜,认为角度新颖,鼓励我深入开掘。为写好论文,我搜罗了图书馆所有关于王弼的著作作为参考,还专门请教了研究魏晋文学的刘世南老师。

论文得到陈鼎如教授高度评价,他肯定王弼的“得意忘象”说极具研究价值,并勉励我日后继续深耕此领域。

## 7 青春回望

大学四年,我的求知欲如赣江春水奔涌不息。回首求学路,如同赣南家乡的山峦,有阳坡也有背阴,我的经历同样交织着收获与遗憾。最大遗憾,或许是成了多数同学眼中的“书虫”,生活轨迹几乎固定在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运动场和文艺舞台上很少见到我的身影。

大学四年,当同学们在各类社团活动中挥洒青春时,我常独自坐在角落,与书为伴。如今回想,那段专注求索的时光,恰恰铺就了我未来的人生道路。

纵然当时许多理论理解尚浅,但那份纯粹的求知热忱,那种在思想海洋中探寻的极致快乐,尤其是自学哲学美学慢慢养成的思维模式和思考习惯,已经永远镌刻在青春的记忆碑石上,影响着我在不同职场上的进步和成长。

十年之后,岁月沉淀,我站在了赣南师院(今赣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讲台上,为高年级学子成功开设《文艺鉴赏心理学》课,出版了专著《鉴赏心理的奥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江西省青年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论文奖)。再之后,当《鉴赏心理的奥秘》被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收藏,在读者和社会上赢得广泛赞誉时,我才明白那是时光给予我最丰厚的馈赠,更是母校江西师范大学给予我的最宝贵的财富。

母校在艺术中,永远是见我学术生涯的起点和精神家园。

## 黄瓜

□李伟平

黄瓜,原名胡瓜。张騫出使西域引入得种,故名胡瓜。陈藏器《本草拾遗》曰: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至今因之。东晋《拾遗录》载: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

《本草纲目》载:黄瓜处处有之。正月、二月下种,三月生苗引蔓。叶如冬瓜叶,有毛。四、五月开黄花,结瓜一围二三寸,长者至尺许,青色,皮上有颗粒凸起如疣子,至老则黄赤色。

闲来无事时,看一网红短视频,网红调侃嘲讽曰:黄瓜明明是青色的,偏要叫黄瓜云云,点赞者甚众。主要是市场上老黄瓜少见。少见必多怪,亦属常理。

春夏季节,黄瓜是大家都喜欢的家常果蔬。《本草纲目》载:黄瓜,清热解渴,利水道。黄瓜的吃法很多。我小时候在农村常把黄瓜当水果吃。盛夏暑热,到菜园里摘几根嫩黄瓜,丢在冰凉的井水中泡凉后,中间切开,撒少许盐,抹匀,既去涩味又保留黄瓜的鲜甜,

解渴充饥至今难忘。黄瓜最常见也是老少都喜欢吃的吃法是拍着吃,拍黄瓜在各式酒店、大排档及家庭餐桌都受欢迎。腌酸黄瓜也是许多人的至爱。尤其是我老家会昌的夜宵摊,用酸水瓮腌浸的酸黄瓜是必上菜品。切成块状,撒上海椒末,开胃下酒,是冷菜中的极品。极有市井烟火味。当然,素炒酸黄瓜、酸黄瓜炒肉、炒大肠之类也是下酒下饭的家常好菜。

曾经到遂川县高坪的乡下小住度暑。菜园里金黄色的老黄瓜随处可见。主人小曹擅长家常菜,厨艺甚佳,做了一道焖煮老黄瓜甚是好吃。做法是:将黄瓜切成厚片备用,用适量的五花肉炒香出油后,黄瓜下锅一起炒。黄瓜炒软后加盐、加少许老抽后,加开水焖煮熟透出锅。黄瓜口感软糯不烂,咀嚼中瓜香与猪油香爆汁,愈品愈有味道,与红烧冬瓜、焖老南瓜相比,别有风味。

李渔在其《闲情偶寄》卷五之饮馔部一文

中写道:“瓜、茄、瓠、芋诸物,菜之结而为实也。实则不止当菜,兼作饭矣。增一筐菜,可省数合粮者,诸物是也。一事两用,何俭如之?贫家购比,同于余粟。”接着又写“但食之各有其法;煮冬瓜、丝瓜忌太生;煮冬瓜、甜瓜忌太熟”。李渔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平民美食家,写冬瓜、丝瓜、王瓜(黄瓜)、甜瓜写出民生,又写出平常食材美食之法,深谙美食本真和意境。

写到这里,又想起网红所调侃之语:黄瓜明明是青色的,为什么偏偏叫黄瓜呢?北魏《齐民要术》记载:胡瓜,候色黄则摘。我想,古人应是为了生存惜物,黄瓜青嫩时不采摘,到成熟成金黄色时再收获,更充饥耐饿。故名之为黄瓜。在当时,黄瓜亦果亦菜更亦如温饱之粮食,正如李渔所说:“增一筐菜,可省数合粮者。”黄瓜名称的由来,不仅仅是因其成熟时颜色之故,更是古人生存理念和饮食观念的充分体现。



一舟载走半江红 周文静 摄

## 饭盆

□王彬权

单位机关食堂开始实行刷卡刷脸消费取餐,端着干净锃亮的不锈钢分格饭盆,盛上两荤两素一汤外加水果,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师范读书时搪瓷饭盆满满的酸甜苦辣……

那一年,日历翻过八月,一大早,哥哥用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载着我到县城乘长途客车,一路颠簸,到学校已是下午三点了,我拎着一只油漆斑驳的木箱,走进了江西省龙南师范学校的大门,开始了三年的师范生活。

在报到处领取了棉被、塑料桶等生活用品,一个白色搪瓷饭盆,印有我的学号“八七四46”红色字样,异常醒目,我又开五指比试,比我读初中住校用的饭盆大多了,盆深与食指差不多。领了饭菜票,每人每月饭票三十二斤米,菜票二十五元。正想离开去找宿舍,边上两位操信丰口音的同学正端详自己饭盆上的学号,高个子“八七四12”号,头差不多要顶到门楣了。另一位“八七四09”号,中等个子,与我不相上下,鼻梁上架一副眼镜,镜片跟酒瓶底一般厚。一来就找到同班老乡,我心中窃喜,两位是信丰大阿人,高个子谢勇,另一位邹俊杰。

来到学生宿舍区,我班男生住的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建筑,很有些年纪了,一如在岁月深处踟蹰的老人。青砖砌就的墙壁,窗台以下到墙根,有青苔趴在砖缝间,如同老人脸上的斑点,无声地数说着流年。

沿着中间的木板楼梯上到二楼203宿舍。宿舍共有六张上下铺木板床,东西两边各三张,过道中间立着六张旧木架子,上下两层。阳光从窗子斜照进来,在墙上投射出一块金色的银幕,整个宿舍被烘托得亮堂堂的。几位先到的同学在整理行李箱、床铺,谢勇的床在靠近门口的下铺,不知宿舍管理员是不是特地安排他“看家护园”。俊杰在东边中间床的下铺,我在他的上铺。

校园铃声骤然响起,到晚饭时分了。大家拿着饭盆去食堂,食堂有五个窗口,已排了不少人。谢勇居高临下,一眼望见右边第二个窗口人少一些,我们三人迅速排队,不一会工夫就到了窗口。每人打了四两米的米饭,俊杰选了咸菜辣椒,谢勇是两块豆腐乳,我要了包菜炒肉。说是包菜炒肉,只是包菜堆里夹着几片炼过油的猪油渣。食堂阿姨用勺子在菜盆里舀一下,然后拎到半空中抖了几抖,我的心也随着勺子悬在空中一上一下。

端着饭盆踱到学校小池塘边,夕阳西下,水面泛着金光,几簇莲蓬点缀其中,一红一黄两只蜻蜓一会儿立于其上,一会儿轻点水面,漾开微微涟漪,七八条红鲤鱼在莲蓬下来回摇头摆尾,怡然自得。我把饭盆送到谢勇、俊杰面前,让他们夹包菜,谢勇给我们豆腐乳,俊杰将咸菜辣椒夹给我们,不一会,我们把饭盆吃了个底朝天。

正式开课不久,谢勇由于身材突出等原因,很快被选入学校学生会,这是管理学生的自治组织。谢勇当了“学生官”,我与俊杰为他感到高兴,主动承担起打饭的任务。一年级下学期的一天,中午打饭回宿舍,天空飘着密密细雨,我左手端着自已的饭盆,右手端着谢勇的饭盆。俊杰左手端饭,右手打伞罩着我们两人。快到宿舍台阶前,由于路滑,一个趔趄,我左手饭盆滑落,饭菜溅了一地。俊杰赶快放下手中的饭盆,捡起地上的饭盆,饭盆的搪瓷被刮掉一大块,“八七四46”的“八”字没了,露出漆黑的底色。我笑着对俊杰说:“没关系,还能用,就当美好的留念。”

二年级下学期,在学校田径运动会上,谢勇在铅球、铁饼这两个投掷项目夺冠,随即入选学校田径队,备战全市师范学校运动会,每天下午文化课课后,要参加集中训练。知道谢勇运动量大,饭量大,我和俊杰把饭菜先填满他的饭盆,在水桶里倒入半壶开水,把饭盆放在里面,桶口用一条干毛巾罩着,这样谢勇回来还能吃上热饭。我和俊杰便端着饭盆到学校外操场,一边吃饭,一边看谢勇和田径队员们训练。

外操场在学校老城墙的东边,前往须穿过城墙下面一个圆形拱门。这就是当年的老校门,“龙南师范”四个灰黑色楷书繁体大字,嵌在拱门上沿的城墙上,浑厚古朴,苍劲有力。城墙上隔三五岔五长出一些野草,像老爷爷苍老未到的胡须,拉扯零乱。城墙上面绵延着几十间教工宿舍,我班的好几位任课老师就住在上面。外操场有一条二百五十米长的环形跑道,十几位径赛选手在跑道上追逐驰骋。操场中间,谢勇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力量训练,弯腰双手提起杠铃,举到肩部,又放下,这样重复来回数十遍。我们在心里默默为选手们加油,同时也不断激励自我,俊杰说要在声乐方面潜心苦练,我则希望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

二年级下学期毕业考试前的周末,为了

减压,我们到城郊桃江边的沙滩上野炊。带上饭盆,到菜市场早点摊上买了当地特产凤眼珍珠粉,问老板要了点油盐辣椒等配料,俊杰抢着付了钱。我和谢勇兄弟姐妹多,家里条件较清苦,学校发的饭菜票只能勉强果腹,家里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班上的女同学偶尔赞助饭菜票给我们,俊杰父母会种点甘蔗、荸荠拿到镇上卖,经济相对好一些,饭菜票有缺口,几乎是俊杰兜底,每次外出买东西,他都争着付钱。

步行出得县城,穿过桃江上的窑头铁索桥,到达桥下游二百米附近沙滩。我们开始分工,谢勇从河岸搬来几块石头支起灶台,俊杰负责捡枯枝作燃料,我拿饭盆从桃江取来清水,放在灶台上。火生起来了,水开了,将珍珠粉倒入沸水中,慢慢煮成稀糊状,加点配料,就可以吃了。我们端着珍珠粉,在河岸边的香樟树荫下并排坐着,迎着徐徐清风,边吃边欣赏桃江两岸的旖旎景致。

晴空万里,远山如黛,河对岸的县城犹如一张翻新的老照片。延伸至河边的城墙,述说着这座古老县城曾经的辉煌。下游几幢高楼正拔地而起,一条新建的沿江柏油公路顺着河道走势通往东南方向,为龙南人的敢闯敢试押上注脚。宽阔的桃江河泛着清波,水光潋滟,两岸绿树成荫。跨江的铁索桥长虹卧波,桥上行人来往穿梭,桥下一条小船顺流而下,头戴草帽的艄公立于船头,哼着小调。此情此景,脑海里浮现南赣巡抚王阳明的《过龙南》,我情不自禁即兴谢谢勇、俊杰吟:龙南山水清如画,一路松声送客舟;莫道蛮乡多瘴疠,须知圣化已周流。谢勇、俊杰用筷子、调羹敲着饭盆叫好。我们又聊到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和打算,大家眼里都闪着光,相互勉励,要以师范毕业生为新起点,携手共进,不负韶华。

不经意间,三年师范生活就匆匆过去了。毕业返乡之际,许多同学在收拾行李时都把饭盆、塑料桶、席子等丢弃了,我与谢勇、俊杰不约而同把饭盆装进了行李箱。此后经年,这个多灾多难脱壳的饭盆一直跟随着我,其间经历过数次工作调动、搬家,我都把它当作宝贝带上,虽然早已派不上用场了,但它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席之地。尽管单位食堂和家里的伙食越来越好,我却怎么也尝不出这个饭盆曾经盛着的咸菜、豆腐乳、包菜香。